

第四十九回 花有憐智誘林旭 姚蕙蘭誤入圈套

話說姚夏封叫道：“林相公，你又回不得家鄉，此地又無親人看顧，我有一言，不好啟齒。”林旭道：“多蒙先生指迷，但說不妨。”姚夏封道：“不瞞相公說，我時運不濟，來到淮安，方住了兩月，不幸內人不服水土去世，丟下小女沒人照應。就是人家來請我相面，舍下無人，小女在家，放心不下。意欲小女招贅相公，相公可以讀書，以圖上進；又完了我女終身大事；相公又有了安身住屋；又不致東奔西走，安坐攻書。他年及第，以報前仇，不知尊意若何？”那姚蕙蘭聽見爹爹將終身許配，心中暗暗歡喜。正是天從人願，聽他說些甚麼言語？林旭道：“多蒙先生美意，無奈小生已聘糟糠，先生盡知此情，怎好又做此事？實難從命。”姚蕙蘭聽了好生不悅，忽聽姚夏封道：“但人生在世，妻財子祿，俱是前生計定，我在揚州看你陰水太多，命中有五六位夫人之像，我如今見你無倚靠，被難在此，你執意不從，怎好強求？”林旭低頭暗想道：我舉目無親，承他不嫌我落難之人，願將女兒與我，不如將機就機，招在他家，權且過日子，又好用心讀書。主意已定，答道：“祇是落難在此，沒有聘金，如之奈何？”姚夏封道：“你是客居，我也沒有妝奩陪送。”林旭道：“如此岳父請上，受小婿一拜。”姚小姐聽見他口稱岳父，心中好生歡喜，忙忙走開去了。林旭拜畢，姚先生取過歷日一看，後日是玉堂大吉日期，宜當合巹。

林旭別去，不覺光陰迅速，到了那日，林旭與姚蕙蘭同拜天地，轉身又拜岳丈，送入洞房。夫婦和順，如魚得水，百般恩愛，分過三朝。林旭安心攻書，非止一日。

那日，合當有事，花有憐每日替沈義芳尋絕色女子，正巧走到姚夏封門首，聽得書聲朗朗。心中想道：這相面先生館中，竟有這勤苦攻書之人，把眼向裏一勾，祇見一個絕色女子，站在門首露出半截身子，對著那人道：“你喫茶麼？”花有憐想道：我一向在外瞎跑，誰知此處有此絕色女子。正是：

深山出俊俏，無地不生財。

轉眼又把那人一看，哎喲，此人非別，就像是馮旭麼！他問罪桃源縣，我家大爺著季坤殺死他，今又怎生在此處？一定是半路脫逃。我如今回去對二爺說知，叫他到山陽縣出首，他是個逃軍，將他拿去，送進監中，那時把他妻子帶進府中，豈不是我的功勞？正待轉身又想道：不好！不好！那時山陽縣問道何人知他是個逃軍？豈不要我到案對審，我是花府的書童曉得情由，豈不丟了臉面。我卻認得他，他卻認不到我，我如今祇做不認得，說是相面的，與他一談，見機而作。

隨即走到裏邊叫道：“姚先生請了。”蕙蘭見有人進來，即轉身進內。林旭道：“請坐！”花有憐道：“久慕先生風鑒，特來請教。”林旭道：“家岳不在舍，另日尊駕再來相罷。”有憐道：“姚先生原來是令岳，未知兄長尊姓大名？”林旭答道：“小弟姓林，名旭。”有憐道：“兄長不像此地口音。”林旭道：“小弟是武林人氏。”遂問道：“兄長上姓大名？”有憐道：“小弟姓花，本處人也。小弟看長兄用功太甚，但令岳處賓客往來，非讀書之所，若有館處做個西席也好。一則得了館穀，二則又可以讀書。”林旭道：“權且住過今歲，來春亦要謀個小館。”有憐道：“小弟有個舍親，到有幾個學生，一向要訪個高明先生，臺駕若肯去，每年束修二百金，待小弟為薦，他是淮安城中第一家紳宦，這位老爺姓沈，就是當朝宰相，他家中兩個學生，意欲訪個高明先生教訓。尊兄若還肯去，本人明日親自來拜請。”林旭回道：“等家岳還舍商議再為稟覆。”有憐起身去了。林旭送出店門。

到了晚間姚夏封道：“正當如此。”蕙蘭道：“也該訪訪。可是個良善人家？”林旭道：“他不過請先生，又不與他做兒女親家，訪他怎的？”

且說花有憐回到相府，頂頭撞見沈義芳。義芳道：“我叫你尋個美人來，你至今連信也不回。”有憐道：“正來與二爺商議，如今現有個美人，又不甚遠，就是西湖嘴上，有個相面先生，叫做姚夏封，招了一個女婿，叫做林旭，卻是杭州人氏，他的妻子大約不過十五六歲，生得天上少有，地下無雙，說不盡他的妙處，比崔氏勝強十倍。”義芳道：“怎麼能勾到我手裏？”有憐道：“我如今定下一個計策，他的丈夫卻是個書獃子，假請他做先生。”義芳道：“我又沒有兒子，請他做甚麼先生。”有憐道：“不過圖他的老婆，把他哄到府中，將家生子選兩個，祇說是公子所生。”義芳道：“他老婆不進府來，奈何得他？”有憐道：“二爺但凡想人的老婆，非一朝一夕功夫，要用許多力氣，待他丈夫進來，再想巧計將他老婆騙進府中，聽二爺受用。”這一番話，說得義芳好不快活，說道：“你的主意千萬要做妥當，依你行事。”有憐道：“二爺！明日假意下關書，備下禮物，前去拜請他上館便了。”沈義芳聽了十分歡喜。

次日，同有憐騎了兩匹馬，帶了家丁，往西湖嘴上而來。不一時，來至館門口，二人下了牲口，花有憐看見姚小姐拿著茶杯，正欲進去。花有憐故意咳嗽一聲，沈義芳心中明白，忙把頭一抬，看見小姐站在一旁，那點靈魂，早已飛在九霄雲外去了。姚小姐看見人來，忙忙進裏邊去了。花有憐叫道：“林先生，小弟與舍親同來拜見。”林旭聽了連忙出來，迎接入同，分賓主坐下，獻茶已畢。義芳道：“一向久慕先生大名，今日特來拜請。”彼時家丁，取出名帖、關書、禮單獻上。林旭道：“請教東翁臺甫，幾位令郎？”義芳回道：“兩個小犬，特請先生大駕到舍。”當時別去，林旭相送出門，回來將那帖兒一看，祇見上寫著：“年家眷弟沈義芳拜”。又有關書上寫每年俸金二百兩，還有靴帽衣服，並贊敬禮。滿心歡喜，對姚小姐道：“娘子可替我收拾琴劍書箱，恐他家明日來接。”少時，姚夏封把關書並名帖看了，心中好生歡喜，一宿已過。次日早間祇見兩個家丁走來，口稱“相公，我家爺差小人來請相公到館。”奉上名帖，林旭看了，隨即叫了一個閑漢，挑了一擔行李書箱，辭別岳父、妻子，同著家丁出得門來，上了牲口，竟奔沈府而來。

不知姚小姐可能中他之計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